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狐 第二十一回 播香名喜見清河君 發奇想結交鹹水妹

且說寶玉自粵回申，幸得阿金輔助，仍搬到三馬路，與胡秀林家同居，豔幟重張，商標復掛，一時香名傳播。早有那班豪商貴客依舊前來報效，以承寶玉之歡。寶玉送往迎來，門庭如市，不減前年氣象。故自懸牌以來，足足忙了三四□天，稍覺清靜了些，然每天一和一酒，終是有的。設非年關將近，寶玉那裡有片刻空閒呢？所以同居的胡秀林見寶玉這樣的場面，這等的生意，心中著實羨慕，料想寶玉必有出奇的手段、勝人的本領，方得到現在的地位。不然一樣做一個妓女，漫說我是新出道的，遠不能及，即使幾個有名的，如李三三、李巧玲、陸昭容等輩，還要遜他一籌，可見寶玉是花中巨擘，色裡班頭。如今既在此間，我不可當面錯過，必須前席請教，學學他的本事，將來可以步他後塵。譬如做了讀書人，終想巴圖上進的法子。況寶玉姓胡，我也姓胡，本是同宗，我何弗拜他做乾娘？諒他必然應允。打定主意，便與鴛母一說，鴛母甚是歡喜，又贊成了幾句。秀林方從前樓走至後樓，將近寶玉臥房，聽寶玉在那裡講話，並沒有客人在內。秀林便把門簾一掀，走將進去，見寶玉梳妝未畢，叫了一聲「大阿姊」，即在妝臺旁側坐下。寶玉先問道：「秀林妹，吾篤故歇幾日生意阿好介？」秀林搖頭道：「去說俚，格兩日生意一點嘸不，真真碧波生清，比仔前頭愈加勿好哉。倪阿姆怪奴勿會應酬，勿會拍馬屁，埋怨仔奴一場。奴要想學學末，亦無人教（讀告）奴。故歇看見大阿姊生意實好，格落倪阿姆叫奴來，跟老人（讀娘）家學點本事，終要教教奴末好。」寶玉聽了一番言語，見他聰明伶俐，嬌小玲瓏，令人可愛，即便笑道：「奴末有啥格本事介？不過碰運氣罷哉。」秀林道：「奴叫乾娘，多謝教教奴罷。」寶玉道：「格是勿敢當，要折煞奴哉。」

二人正當說著，秀林的假母也走進房來，向著寶玉說道：「大先生，倪因魚是第一年做生意，一點才勿懂啥。起初虧（讀區）得阿金姐幫忙，拉扯拉扯，格落還好，有點客人格來。故歇是去說俚。加二（讀議）年近歲底，連搭一注生意才嘸不，哪哼敷衍下去嘍？所以我打算到年底要想收場哉，開年讓（讀釀）倪因魚跟大先生學習學習，懂點經絡。大先生能夠提拔得俚出道，我總感激弗盡格。況且大先生姓胡，倪末也姓胡，本來是一家人，就叫聲『親娘』也嘸啥，說啥格乾娘哉。」說著，又回頭向秀林道：「秀林，過來叫聲乾娘哩。」秀林也不待寶玉答應，就在寶玉面前磕了一個頭，恭恭敬敬叫了一聲「乾娘」。此時寶玉一來見他誠心，不好推辭；二來也愛秀林乖巧，將來繼我有人，故即一口應承，把秀林雙手攙起。秀林的假母見事已允洽，又道：「大先生肯教倪因魚，真真是倪因魚造化。」說到其間，忽又自己埋怨自己道：「我真老得糊塗哉！今朝倪因魚拜乾娘，終要買一對全通蠟燭，鋪仔紅氈單，拜格四拜，難末成文。勿然，像啥格樣式介？」嘴裡說著，即便立起身來，要去差相幫備辦東西。寶玉急忙止住道：「得格，得格，現在就算數仔罷。且得到仔開年正月裡向，如果倪要舉動末，順便邀一邀客人，請一請酒，索性拿格件事體張揚張揚，讓別人曉得曉得，說奴收仔一個乾因魚哉。等客人篤來賀奴，奴就好當面托俚篤照應照應。實梗一來，以後奴堂差忙末，也好叫俚去代代，想阿通呢勿通？」秀林的假母聽了，連說「通極通極」，才出房下樓去了。

從此，秀林常在房中陪伴寶玉，與從師學習一般。寶玉無事之時，教方導些做妓的工夫、待客的秘訣，全在乎「媚」之一字。最要緊的是一雙眼睛。無論看一個人，瞧一件東西，均須飄眼微觀，切勿睜眼呆視。況遞語傳情，銷魂攝魄，都在那秋波一轉，豈不是最要緊嗎？至於一顰一笑，一言一動，樣樣能從「媚」字上著想，不露絲毫本相，則妓之能事畢矣。秀林聽寶玉教誨，漸漸心領神會。有時寶玉房中有客，又跟著寶玉應酬，所以進境甚速，後來得列花榜之末，我且慢表。

仍說寶玉度過殘年，又屆新春，所有開果盤、開臺酒等常例，堂子中大略彷彿，雖有一番熱鬧，並非書中緊要之事，無須細說。惟寶玉收秀林作乾因魚尚未舉動，所以揀了一個吉日，阿金、阿珠四處請客，但沒有大紅請帖罷了。客人等一得此信，一個個整備賀禮，等候那日相送，都是不約而同來討寶玉歡喜。然相距請酒之期尚有三天，暫且擱起。

單表眾客之中，如馮揚勤、陳華東、胡士誠等一班舊好新知，約有三□餘人，均在請酒之列，不必一一細敘。惟內中有一位是胡士誠的親戚，此人姓張名瑛，表字仲玉，常州府無錫縣人。本是世家子弟，年方二九，尚未聯姻，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塗脂，有潘安之貌、杜牧之才、陶朱之富，胸期磊落，態度風流，人皆稱之曰「清河佳公子」。去年春間，買棹來申，藉聞寶玉之名喧傳滬上，意欲與士誠尋訪香巢。不料寶玉已往廣東，敗興而返，心中甚是怏怏，住了兩月即便歸家。後來寶玉回了上海，士誠向寶玉一說，說起此事，贊得張公子的品貌才學，以及家中的豪富，真是世上無雙，人間第一。可惜未曾會面，莫訂同心，不然，彼此相見，豈非是一對玉人嗎？聽得寶玉心花怒放，意蕊齊舒，饑涎欲滴，邪火如焚。雖起初有些不信，恐他言過其實，然士誠素不打謊話，斷不來開我心的。如此一想，翻懊悔自己赴粵，錯誤良緣。因諄諄然問士誠道：「說格張公子，比以前格郭綏之哪哼？」士誠搖頭道：「綏之要比這位張公子，真真俗語打話一團和氣登坑，怎能比得上呢？」寶玉聽了，愈覺心癢難搔，又問道：「騙奴介！如果真格末，阿曉得俚幾時再到上海嘍？」士誠道：「我為什麼要騙你呢？他到上海的日期雖沒有預先定下，但我聽見他說過，來年二月初要到親戚家祝壽，故我料他這時候一定要上來的。」寶玉道：「俚上來仔末，要費格心，關照聲（讀生）奴格哩。」士誠道：「曉得曉得，我先要同他來見你，豈但關照一聲呢？」以上這一番言語，還是去年□一月內說的，寶玉牢記在心，時刻不忘，盼望甚切，有相見恨晚之意。

也是前生一段孽緣，該有這一層魔障。果然過了殘臘，在正月初□邊，張仲玉僱舟來滬。先往別的親戚處住了兩天，又至胡士誠家拜望。士誠提起寶玉說：「去冬已經回申，愚兄見他幾次，談及老弟，他也仰慕得很，托愚兄轉致老弟。老弟如沒有正事，可同愚兄去走走嗎？」仲玉道：「我也甚渴想他，只是明天沒有工夫，我們準定後天去罷。」士誠道：「也好也好，但後天切勿爽約，我在舍下等你呢。」仲玉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不須我兄囑咐的。」說罷，又想著一件事，要往朋友家去，遂辭了士誠去了。不表。

單說士誠因寶玉前番托他關照。遂即換了衣服，坐著自己包車，來至三馬路與寶玉送信。卻巧寶玉房中日間並無他客，便將仲玉來申，現在住於何處，告訴了寶玉。寶玉歡喜無限，問道：「為啥今朝勿搭俚一淘來介？」士誠道：「這幾日他有些事情，沒得空閒，後天定與他一同來呢。」寶玉道：「蠻好蠻好。大後日，奴要收乾因魚，阿要拿格位張大少一淘請勒海仔罷？」士誠道：「你們要請他，只須你的名片到我家中一請就是了。」寶玉點頭答應。士誠坐談了一回，天將傍晚，見有別的客人來了，即向寶玉作別回去。寶玉定要留他吃小夜飯，士誠笑道：「不必不必，過一天，等你們成就了好事，你再重重的謝我媒人罷。」說畢，匆匆走了。寶玉知難相留，只得送他走後，仍去應酬那班擺酒的客人，因非書中正文，恕不復贅。

次日寶玉取了一張名片，特命阿金到士誠家裡，奉請清河公子張仲玉。可巧仲玉也在那裡，士誠便叫阿金當面奉請，呈上寶玉的名片。仲玉接在手中，看了一眼，欣然應允。阿金道：「張大少，今朝阿到倪搭去佬？倪先生勒浪牽記呀。」仲玉聽說，暗暗好笑：「我與寶玉素未謀面，怎麼他牽記我來呢？」繼而一想：「大約堂子之中都是這般說法的。」遂含笑答道：「我也想念你家先生。只因有些俗務，今日沒有空閒，你問胡大少就曉得了。」士誠接口道：「我與他明日准來。後天再叨擾你家的酒，斷不失約的。」阿金唯唯，自去回覆寶玉，不提。

且說仲玉待阿金去後，暗問士誠道：「後天寶玉家有事，請我們去吃酒，你可送什麼東西嗎？」士誠道：「我送他的，無非幾件首飾就算應酬過了。」仲玉道：「你既送了，我怎好沒有呢？」遂即拉了士誠，來到大馬路拋球場口亨達利洋行內，買了一隻真金錶；又在楊慶和買了一對赤金印戒，總共用去了一百餘元。仲玉即將兩件東西交與士誠代為收藏，自己仍辦那正事去了。士誠也獨自歸家，均不細表。

次日午後，仲玉事已辦完，趕緊來看士誠，略談幾句，見鐘上已敲三下，即便攜手出門，步行前往。從後馬路至三馬路相隔不

遠，不消片刻早已到寶玉家中。登樓進房，一切堂子裡的招待禮節，概行從略，以免煩雜。

且說寶玉坐在房中，正想起昨日阿金回覆的話，也深贊張公子丰姿俊美，一表非凡，與士誠所說大略相同。訂定今日必來，所以在那裡殷殷盼望。及至聽得樓下相幫高喊「客來」，阿金等出房招接，寶玉早已立起身子，在門簾內細細一張，果然是胡士誠同著一個美男子來了。料想這位美男子定是張仲玉公子無疑，略把身子退後，讓他二人進房。見那門簾一揭，寶玉即輕嚀嬌喉，叫了兩聲「大少」，請士誠、仲玉在廂房中坐下。士誠用手一指，開言道：「這位就是你時刻想念的張大少，你仔細瞧瞧看，我可是說謊嗎？」寶玉笑容可掬，翠袖慙慙，親手倒了兩杯茶，一杯放在士誠面前，一杯遞與仲玉手中。細細向仲玉一看，果真話不虛傳。寶玉分歡喜，便低聲說道：「張大少，舊年到奴格搭，剛剛奴到廣東去哉，真真勿巧，失迎仔大少。」此時仲玉也對寶玉細觀，見他眉如柳葉，眼似桃花，真是世間第一尤物，令人一見魂銷，不愧為花叢中翹楚。正在呆呆出神之際，忽聞寶玉嬌聲低語，慌忙回答，不覺臉上一紅。因仲玉年雖二九，尚是初出茅廬，不甚老練，所以面泛紅霞，疾忙答道：「見面遲早，亦係前定。舊歲未睹芳容，今日仍親香澤，豈非緣之有遲早嗎？」士誠在旁接嘴道：「這裡是頑的所在，你忽然書腐騰騰起來。曉得你是個讀書人，說話都要用文法的。如今用不著，請你收了罷，不然，我先要回去了。」仲玉道：「我就不說如何？」士誠道：「如何如何，難道不是文法嗎？」寶玉笑道：「張大少是說價格哉，一時要叫俚改脫，哪哼能夠嘎？譬如倪說慣蘇州閒話格，硬要倪說北邊閒話，說舌頭彎勿轉，倒弄得難聽煞哉。」仲玉道：「對嚇對嚇。」士誠就伸手向寶玉肩上一拍，說道：「你們一會面，你就幫他，不聽我的說話，真真氣殺我也！」寶玉覆笑道：「阿要氣數，奴不過說『譬如』呀，哪哼算奴是幫俚介？如果真真要幫張大少末，奴要派胡大少差哉。」士誠道：「你不幫他，還好還好，我也不動氣了。我且問你，你明天收的乾女兒，可是我前天瞧見的秀林嗎？」寶玉道：「蠻對蠻對，就是俚。大少看看，阿嗚哈佬？」士誠道：「將來定與你一樣。你去叫他出來，讓張大少先看一看，他的法眼是最高的。」

寶玉點點頭，便叫阿金去喚秀林過來。秀林嫋娜進房，寶玉命他叫應了「胡大少」、「張大少」；送過瓜子，一旁站立，裝著含羞的樣子，低著頭只看自己的瘦小金蓮。士誠問仲玉道：「你看他好不好？有什麼評論，你只管說出來，寶玉決不怪你的。」仲玉用目細瞧，端詳了一回，方開言道：「據我看，秀林的品貌斷不在尋常之下，可稱得後起之秀。但豔麗欠斌媚，要比起寶玉來，不過□之三四耳。」士誠笑道：「老弟的相法果精，品評得很是。寶玉，你該將他登報揚名呢！」寶玉道：「張大少格相法對是蠻對，不過說俚像奴一樣末，已經勿局格哉，還說遠勿及奴，哪哼好稱得後起之秀介？」仲玉道：「我是亂道，請你不要介懷才是。」士誠道：「寶玉在那裡謙遜，何嘗介懷於你？老弟，你也太老實了。」說到其間，又回頭向寶玉道：「你不要謙塌了房子，連累我們一同壓在裡頭呢！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寶玉道：「奴是勿會謙虛格。說張大少忒老實，奴要說忒勿老實哉！」士誠道：「這幾句話，還說不是幫他嗎？氣殺氣殺！」寶玉笑道：「氣壞仔身體，唔篤少奶奶曉得仔，要來怪奴格。」仲玉聽了，也笑了一笑。

士誠又想要回答，被仲玉拉了一位，咬著耳朵說道：「我們的幾色賀禮，趁秀林也在此，你拿出來交與寶玉罷。」士誠點首稱是，即在懷中取出兩隻錦匣，送至寶玉手中，說道：「這是我們的兩份賀禮，一匣是張大少的，一匣是我的，都是不堪的首飾，請你收下，不要見笑就是了。」寶玉接過，將匣子打開來一看，每匣兩件，一匣是真金鈕子表、赤金印戒一對；一匣是外國金玉鍊、嵌寶金戒一對。寶玉假作推辭道：「阿呀呀，奴收乾因魚是一件小事體，順便請大少篤吃一杯酒，表表奴格敬意，哪哼好受兩位大少格厚禮介？格是斷斷勿敢領賞格。」說著，雙手將原物納還。士誠、仲玉均不接受，一齊說道：「你不收下，就是見外，瞧不起我們，我們明天也不便來吃你的酒了。」寶玉只得稱謝，命秀林過來叩頭領賞。寶玉將東西收藏好了，仍與張、胡二人講話。仲玉問起去年赴粵情形，寶玉略表一二，更與仲玉分外的親熱，格外的慙慙，放出那籠絡情人的本領，勾搭恩客的伎倆。憑你張仲玉聰明誠實，已被他圈入迷魂陣中去了。但仲玉膽子甚小，見已是上燈時候，意欲同士誠回去；怎禁寶玉挽留，定要請他們吃了小夜飯方才放行。仲玉只得坐著，與寶玉細談衷曲。寶玉伶牙俐齒，自然兩下投機。直等到九下多鐘，用過夜膳，仲玉方拉著士誠同歸。寶玉因他是初次會面，不便下榻留髡，以遂己意，只得讓他們回去，叮囑明日早來罷了。仲玉今晚即住在士誠家裡，當夜並無書說。

一宵已過，又到來朝。一俟午餐畢後，士誠與仲玉都換著簇新的衣服，僱了一輛轎式馬車，一同坐著，仍到寶玉家來。見今日與昨天不同，甚是熱鬧，天井裡面坐著一班福慶樂堂名，其實就是打山頭灘簧一樣，在那裡調絲弄竹。客堂之中也放著許多擺設，收拾得金碧輝煌。士誠、仲玉均不細看，一逕上樓。下面一聲「客來」，早驚動阿金等出來招接。士誠聽得寶玉房內有客，便問阿金是何許樣人。阿金道：「大少也認得格，就是馮大少搭陳大少呀。」士誠道：「原來是他們，我們進去也不要緊的。」就拉著仲玉進房。剛正寶玉與秀林迎將出來，見是士誠與心上人，連忙叫應請進。其時馮惕勤、陳華東也起身招呼，彼此相見坐下。惟仲玉是初次會面，免不得有尊姓大名的套話。四人談了一回，頗為合式。因寶玉今天甚忙，不便拉住他閒講，所以商議聚了一桌麻雀。寶玉雖也過來應酬，無如眾客陸續漸到，一個一個的敷衍起來，那裡有片刻閒空。

直到傍晚時候，客已來齊，約有三□餘位，將前樓後樓的房間全行坐滿。有的聚著碰和，有的坐著又麻雀，有的立著看打牌，有的橫著吃煙。不要說寶玉、秀林忙極，即阿金、阿珠等一眾娘姨、大姐，以及秀林的假母、樓下的相幫，也都忙得接應不暇。少停牌聲已歇，又有吃酒、叫局一番忙碌。直忙到□二點鐘，堂名也去了，酒席也散了，眾客也漸漸的走了。只剩士誠、仲玉等數人未去，寶玉又陪待了一回。仲玉見時已不早，也要回去。寶玉欲留不得，惟有囑他明日再來，以補今日的待慢。仲玉唯唯，仍與士誠上車同歸，不表。

自此之後，仲玉堂川來往，連擺了幾臺酒，碰了幾次和。寶玉公然留宿，共效于飛，把仲玉一個童男子破了身體。其中穢褻情形，筆難盡述，不如刪去，以存陰德。

單表仲玉沉迷兩月，雖被寶玉纏住，大有樂而忘返之勢，但仲玉是未經大敵的人，屢遭挫折，身子漸漸難支，更兼連接老母家信，催他回去。仲玉始尚猶豫，不意老母發怒，特差老僕張福前來找訪。仲玉不得不歸，只好與寶玉作別。寶玉無術挽留，惟依依相送，叮嚀後會之期。彼此掩淚而別。

不言仲玉回轉無錫，仍說寶玉自與心上人相離，彷彿割去心頭之肉，傷感不置。幸阿金、阿珠在旁勸解，日間拉他去坐馬車、遊園；到了晚上，又代覓幾個上好的替身陪伴寶玉，以免獨宿淒涼。

過了一月，寶玉想念仲玉的心也漸漸的淡了，故日日高車駟馬，駕言出遊。那天在路上見了幾個鹹水妹，忽然觸動了淫心，暗想：「我與他同是婦人，一樣做那皮肉生涯，他獨陪伴西人，遍嘗外國的風味，不知究竟屬怎樣？我何弗與他們結交，問問細情，向他們討教一二呢？」一時間胡思亂想，竟甘心與極淫、極賤、極卑鄙、極醜陋的廣東鹹水妹引為知己，訂作相交，欲做那件無恥之事，豈非與狗彘一般？正是：

不潔已蒙西子貌，慕忽羨外交家。

要知寶玉結交鹹水妹，與西人伴宿，都在下回披露。